



艺术与历史的纠结

□ 霜枫酒红

近些年来,从文学到电影最有影响的古典艺术形象大概就是花木兰了。

就文学而言,这个形象一直在中小学生的阅读视野里,尤其是《语文》课本的强化,让这个女英雄形象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至于电影,好莱坞的作品无疑具有惊人的推动力,从动画电影到真人电影一次次掀起舆论高潮。当年,动画片《花木兰》获得了动画界最高奖项之一的第26届安妮奖杰出成就奖,1999年还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木兰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木兰辞》中的人物。依据文学作品进行推断,一般认为木兰属于我国北魏时期的人物。千百年来,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近乎家喻户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既有文学、戏剧等艺术作品的基础上,出现了电视剧、电影、舞蹈、舞剧等作品。在大众传播的推动下,木兰故事进一步深入人心,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当历史资源不断变成当代的财富资源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神话传说逐渐成为了一些地方争夺的焦点。于是,木兰也就成为多个地方争夺的女英雄。安徽亳州、湖北黄陂、河南虞城、陕西延安、河北顺平等等都声称木兰是当地人,而且都在拿出自己的“证据”。

我曾在行走的过程中经过一些争抢木兰的热点地区。亳州市以曹操、华佗、木兰等为傲。在亳州市木兰祠内,有木兰雕像和木兰墓葬。当地的研究者认

为,花木兰是魏国亳城人,也就是今天的亳州市人。他们援引《大明一统志》的材料称“木兰姓魏,亳州人”。同时引用《大清一统志》《凤阳府志》《颍州府志》佐证木兰姓魏,亳州人。

大力打造木兰旅游品牌的湖北黄陂在风头上压过了亳州。当地的研究人员撰文称,在乐府诗歌《木兰辞》中木兰是无姓的。民间为突出其女性美,遂将“花”作为木兰之姓,俗称“花木兰”。其实,木兰姓朱,西汉人,出生于今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大城潭村。黄陂朱木兰,有文献、实物、口传三重证据。明人焦铨在其《焦氏笔乘》中说:“木兰,朱氏女子,代父从征。今黄州黄陂县北七十里,即隋木兰县。有木兰山、将军冢、忠烈庙,足以补《乐府题解》之缺。”清代《康熙黄陂县志》载:“木兰,本县朱氏女……假男子代父西征……至今其家犹在木兰山下。”

在这场争夺木兰的热潮中,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在2007年5月公布河南虞城为“中国木兰之乡”,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了证书。虞城县的营廓镇周庄村有一座木兰祠,祠堂正中塑有高大的木兰像。木兰祠立有元代碑刻《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清代石碑《孝烈将军祠辨误正名记》。两通石碑主要内容都是考证木兰的年代、家乡、事迹等。当地还有初一、十五要到木兰祠里祭拜的民俗;到了四月初八木兰生日,祠里的香火则更旺。

在“勒石为记”的传统中,虞城有元代石碑为证,自然让当地人坚信木兰就是他们的历史英雄。所以,虞城会举办木兰文化节,邮政部门还在这里首发了一套四枚《木兰》特种邮票。

木兰的故事流传至今,有的地方还建有木兰祠,不过史书上并没有关于木兰姓氏、籍贯等确切记载,亦无考古证据。正因此,一些地方在编撰志书的时候会谨慎对待这个话题。自明代初年到中华民国,《亳州志》共编纂过9次,其中有6部有关于木兰的记载,3部则没有。在新编《亳州志》时,对于是否将木兰收入其中,就出现过观点交锋。很显然,猜测不能替代考据,艺术不能替代历史。新说法必须有新证据支撑,否则,学术界就不会承认所谓的一家之言。

近来看到有艺术界人士在努力宣传木兰就是北魏时期的平城人,创作了木兰主题的泥塑、中国画等作品。传播木兰文化,以更多的艺术形式表现《木兰辞》理应得到肯定。不过,艺术创作不是任性为之,尤其是具象的艺术作品更需要理性的支撑,不应该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作品。例如,木兰穿上宋代甚至明朝的军服显然时空穿越感太强了,不仅无助于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甚至还会引发娱乐、戏说等传播效果。当木兰主题的创作明显背离了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时,难免会形成一种艺术与历史的纠结现象。这种现象自然会影响木兰“论证”——效果走向动机的另一面。



《斗罗大陆》:难负原著之重

听说《斗罗大陆》被改成真人版电视剧,是年前的事儿,作为原著粉很是期待,也很为这部剧捏一把汗,因为太清楚原著的体量,还原的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从事前的媒体宣传中就知道,剧本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编,不由得又甩了一把汗,大幅度的改动还能看吗?很快传来像是奔走相告的声音,“《斗罗大陆》的真人版口碑扑街,还是不要看了……不能看……没眼看……”这个时候,就只剩下原著粉的痛心疾首。

眼见为实,还是去看了这部小说改编成剧后的真人版。因为理解那样的小说要拍成剧着实不易,还是多存了一份宽容,但还是被编剧雷到了。不是被他的想象力,是被他的改编能力。内容的大幅压缩相较于人物的篡改已不足为怪,人物成长实在是匆匆太匆匆,几乎每个人都不是小说中的人物,几个小怪物都像被拔苗助长了一般,本来很有故事的身世、成长经历都因为被修改而没法儿铺陈开来,只几个回合便成长为魂宗级别。小说中主人公最具转折意义的人生经历都变得面目全非。比如原本是无意中来到冰火两仪眼接受改造,本来因为有前世的经历而心理年龄超龄,所以在身体被改造时,身心的承受力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剧中没有,进入冰火两仪眼相当于投入妈妈的怀抱。这部剧关于母爱的召唤和母性的光辉倒是无处不在,每当需要承受什么的时候,或者遇到无法逾越的困境时,幻境中的妈妈便“出现”了,困难便迎刃而

解。虽然剧中的主人公唐三也很倔强、不屈不挠、不畏险阻,但是已经没有了原著中那个两世为人的唐三的精彩人生。剧中诸如此类的改动很多,大多都削减了原著的效果。

当然,作为原著粉的我们也被导演雷到了,他像一个捉襟见肘而又不得不匆匆上手的执导筒者。演员的表情演技不到位没有精益求精的NG,剧中的服化道不合格选择无视,特效画面不达标浑不在意。现在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好像没有内容仅凭特效也能混个及格,怎么这部剧中的特效似乎停留在《巴拉拉小魔仙》的阶段,魂师的技能短暂急促,常常一闪而没,像是很难维持,显得慌张而心虚。作为玄幻效果的又一营造手法,幻境中从未露面但一直“呵护”“注视”着唐三的母亲,为什么被设计成幽灵感一样的存在,每每传来梦魇般的呼唤?这一切设计看起来都那么不入流,真的就只是部一般魔幻剧而已。粗糙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劣质。原本小说中文字创造出的画面感,不仅没有满足大家的想象力,还让这份想象力缩水到不忍再想象。想起同为玄幻剧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情演技不论,仅凭唯美的画面就填补了原著粉的期许,特技也成为原著粉们挥之不去的“心头好”,尽管那部剧也被吐槽,但不是因为画面的不堪。

这部剧抛开粗制滥造的特效和用于维持友情亲情的插科打诨,除了制造了一位幻境中无时无刻不在、无所不能的妈妈,余下的就像是一档寻亲的玄幻版

《等着我》。唐三的成长有主动选择、也有被动接受,过程就是要破解那个神秘的爸爸,只有他尽快成长起来,他才有资格知道爸爸在哪儿,爸爸是什么人……原著为了光大唐门、保护想保护的人而变强大,在剧中就只剩下见到爸爸一图,值得庆幸的是,总还是在有限的剧集中有一根线贯穿到底的。

其实这部剧最大问题还在于演员。其中最大的“BUG”就是大师,用了位台湾三线演员,原著中的大师一出场便给人以温润如玉、老成持重,甚至蹉跎沧桑的感觉,但是剧中这位一现身便就剩落魄了,原本的贵族气质呢,而如兄如父也顶多剩下了如兄,还是刻意演出来的;剧中最大的败笔是饰唐三父亲的钟镇涛,模式化的表情,永远对不上的嘴型;最不庄重的演员,铁三角中被两个男人同时钟情的柳二龙,轻佻而不自知,当然唐三的扮演者肖战,也没能走出陈式化的表演,眼神中坚韧有余智慧不足,形态上凹造型多过自然的流露,其实其他演员何尝不是如此,小舞的扮演者,缺乏灵动,表情单一,撇嘴瞪眼皱眉,说话时似乎不摆动身体不摆个站位就难显出可爱和听话……

可能确实是因为原著体量的缘故,《斗罗大陆》真人版这一季播出了40集,只完成了原著的1/3,按照原著,“七怪”接下来的成长之路再来40集都未必走到巅峰,当然这就看编剧的本事了。不过若还按前1/3这样的改编,观众的期待值恐怕要一降再降了。

兰子

祝福《我的姐姐》



爸妈出车祸意外身亡,手机里的合照却没有一张姐姐的影子;为了生弟弟,姐姐从小要装残疾,连穿裙子都会被暴打,更别提肆无忌惮地和小伙伴们玩耍;爸爸从小教育弟弟,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原本可以去北京的医学院学临床,当医生,却被爸妈偷着改了志愿,只能留在省内学护理。理由是:姑娘不用读太多书,早点赚钱养家;小时候寄养在姑妈家,被表哥当沙袋练拳,被姑父偷看洗澡;上大学后学费生活费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因为从小没人保护,所以学会了受人欺负时,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这是影片《我的姐姐》中的剧情,好像也是好多家庭现实中正在上演的剧情。

尽管一句“长姐如母”就足以让两代人的姐姐在前程和责任之间作出选择。但要求一个二十岁还要准备考研的女孩独自负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依然觉得有些残忍。

每个人活着,从出生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能拥有完整的自己。人面对选择,要获得一些,就必须放弃一些。要去北京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得和不愿走出去的男朋友分手。人家想吃麻辣烫,你想去海边冲浪,难道不能先吃再冲吗?人生很短,每个人都很忙。

没办法,就像故事中无私奉献了一辈子的姑妈一样:当年,她考上师大俄语系的同时,弟弟考上了中专。妈妈不考虑性价比,她只斩钉截铁地对亲生女儿说:“我什么都要先紧着我儿子来,家里头只能供一个。你不要想了。”

这个从小就被“长姐如母”观念洗脑的姐姐没有反抗,而是选择平静地接受。那一刻,她就认了。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血缘亲情,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家是根,至亲才是我们在这个平凡世界活下去的最大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真的是有责任要挑起家这个担子的。

影片最深入人心的是从始到终的不做作以及符合人性。

5岁的弟弟听完姐姐的梦想后,第二天瞒着所有人给想要收养自己的夫妇打电话,飞快地说:“我想跟你们过。”并在临走时拒绝跟姐姐交流,只是大哭着推开她:“你走!我不要你了!”但姐姐在签名那一刻,红着眼,握着笔的手颤抖了许久,终于飞快地跑出去,坚定地拉起了一直站着偷看,一直在流泪的弟弟的手。最后的结局是开放式的,电影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姐弟两人接下来的路该往何处去,只是童话般地给观众一点希望。至少还有希望。

而影片最征服观众的是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镜头和强行渲染气氛的配乐。所有的角色,年龄从大到小,都是真正的“演员”,而不是明星偶像。它认真真讲好了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拍出了当代中国无数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

好在剧中的小姐姐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她一开始就意识到她的生命里当然不应该只有弟弟一个人。所以小姐姐不可能变成下一个樊胜美,因为她清晰地知道界限到底在哪里。她的人生依旧有无限可能。祝福这些需要挑起家庭重担又能勇敢做出选择的姐姐们。

王文